

中庸九經衍義

別

廿八

終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6569	
冊數	28 ( 28 )		
函號	245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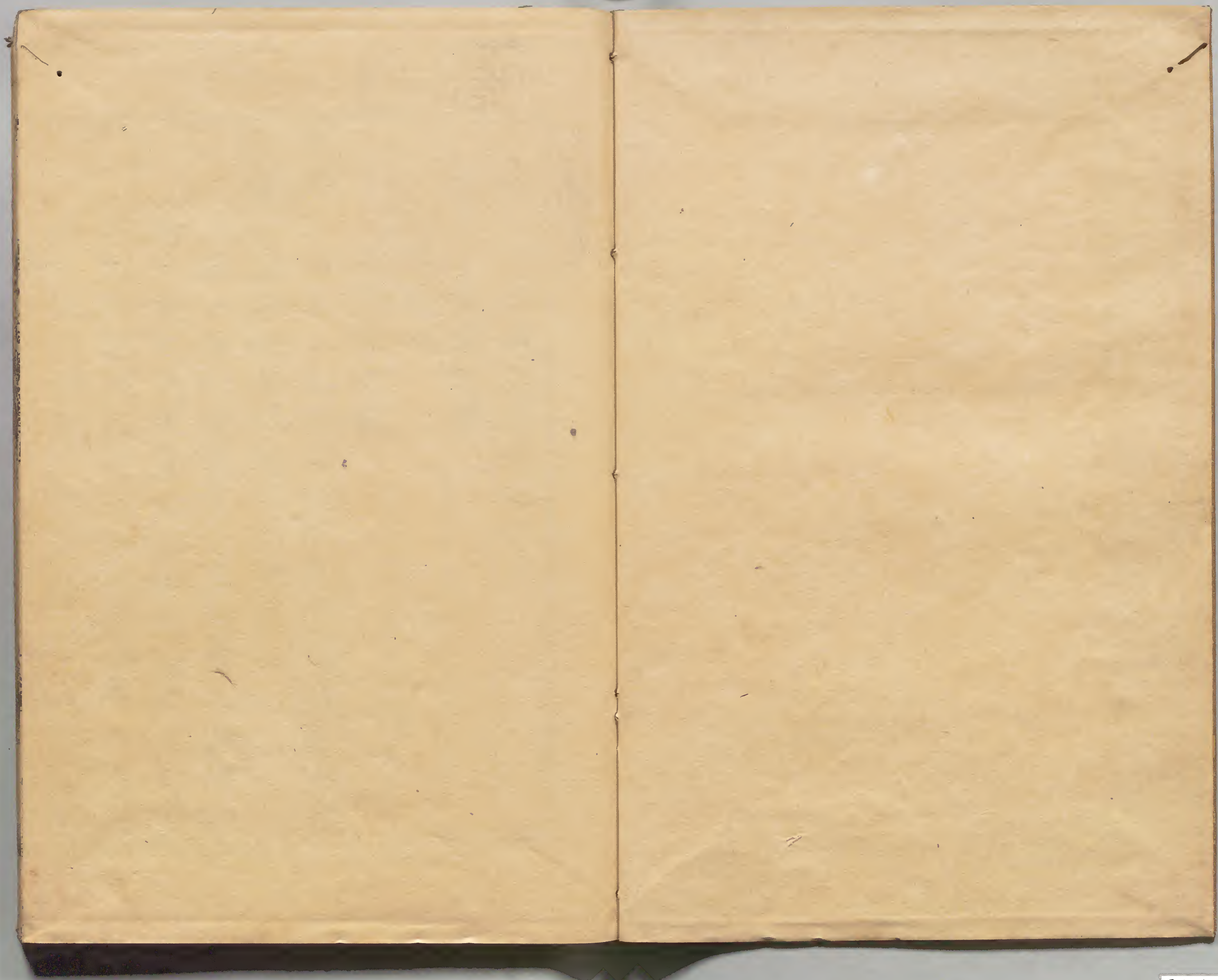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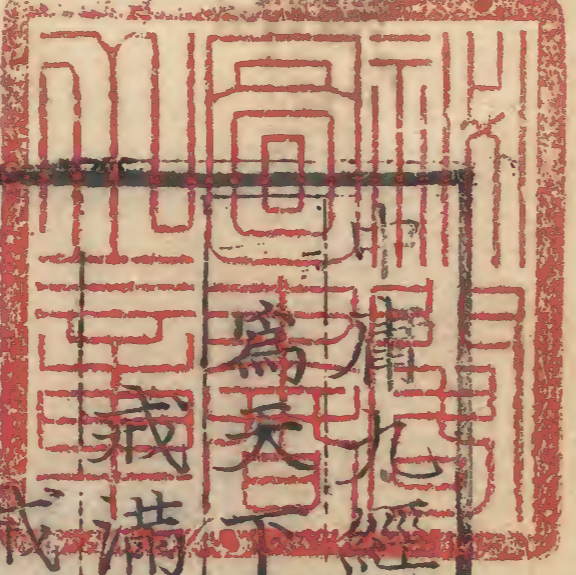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中庸九經衍義別集卷之十二

為天下國家之要

戒滿盈四

戒驕泰之失

孝經子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臣按人君位億兆之上享富貴之樂可謂

高且滿矣高者易危滿者易溢不可不謹

若能常存謙懼之心而不萌驕泰之念又

能自制於禮節而敬守先王之法度則雖

高而不危雖滿而不溢矣此即前篇所謂  
持滿挹損之道也

大學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  
之

朱熹曰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  
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捨物無違謂信驕  
者矜高泰者侈肆忠信者天理之所以存驕  
泰者天理之所以亡

臣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由道心而實之  
則為忠為信由人心而縱之則為驕為泰

堯舜三王之所以得之者忠信而已矣桀  
紂幽厲之所以失之者驕泰而已矣其幾  
決於一念敬肆之間而天命人心之去就  
離合亦於是乎判焉嗚呼可不戒哉

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或  
乃盤游無度岐于有洛之表

窮后羿

有窮國名后君也羿其名

因民不忍距于河

真德秀曰大禹之功與天地並甫及再世太  
康以盤游之樂遽至失國天命之靡常而前  
人之功不可恃蓋如此自是羿專夏政寒浞

又殺羿而代之非小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  
有夏之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以一朝而  
失之小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克復失之  
之易而得之之難又如此後王可不戒諸  
史記桀爲無道貪虐荒淫殘傷百姓天下顛戰音  
怨而患之伐有施氏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喜有  
寵所言皆從爲瓊宮瑤臺殫百姓之財肉山脯  
杯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  
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爲樂關龍逢諫曰人君  
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

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  
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佑盍少悛乎桀不聽殺  
之

臣按桀之惡已猶龍逢藥石之言不能入  
反被淫刑殺諫臣者未有不亡可以爲萬  
世戒矣

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以土  
簋將作犀王之盃王盃象箸必不羨菽藿衣短  
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綿衣九重高臺廣室稱  
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恠之物輿馬宮室

之漸自此而始吾畏其卒也

臣按人主侈心一動其初甚微而未流之禍有不可勝言者故忠臣先見其微而憂之未幾紂果窮奢極欲無所不至遂底滅亡由不能制其一念之後欲故也嗚呼可不戒哉

紂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為瓊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牧狗馬奇物充牣

也宮室以人食獸廣沙丘苑臺以酒為池縣肉為林男女裸相逐於其間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妲己以為罰輕誅薄威不立於是重為刑辟為熨斗以火燒燃使人舉之手爛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緣之紂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

臣按禹惡旨酒湯不邇聲色蓋二者蕩心之狂藥伐性之斧斤故聖人遠之桀紂之惡雖非一端其源皆始於此人惟一心明

則衆善所從出愔則衆惡所自生未有沉溺於酒色而心不愔者心源一愔爲窮後爲肆虐昏亂百度靡所不至天怒於上而不省民怨於下而不恤忠言逆耳而不入禍敗及身而不悟可懼之甚也是故古之聖哲之主莫不以清心寡欲爲務甘酒色荒爲戒蓋欲澄本源之地以杜亂亡之禍也

恭誓武王伐紂誓師之辭今商王受紂不敬上天降灾下

民沉湎酒溺於冒色女冒亂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

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

姓焚多忠良剝剔孕婦紂剖比干妻以視長胎皇天震怒

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又曰惟受罪浮于桀剝喪

元良賊虐諫輔比干強諫紂謂已有天命謂敬怒剖其心

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郊社不脩宗廟不

享作奇技淫巧以吮婦人上帝不順祝降時喪

祝也

臣接受之惡衆矣而武王之誓師乃以下

敬爲首何也蓋敬也者萬善之本不敬者

衆惡之源人之一心操而存之則爲敬捨

而縱之則為不敬心主於敬而無所怠慢  
則以之事上帝事鬼神尊禮忠賢懷保萬  
民無所處而不當矣如或不敬而肆其驕  
暴則以天之神明而猶不知敬畏而况於  
鬼神乎而况於忠賢乎此紂之惡所以無  
所不至而卒未逭於天誅也

梁王觴諸侯於范臺名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  
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  
之禹禹飲而甘之遂踈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  
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嘆也易牙乃

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而飽至朝

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

之威美婦也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

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莊登強臺名臺左

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不登曰後世

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

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

須白台閭須南威之義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夾

蘭臺皆名強臺之樂也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

相屬



真德秀曰四者之欲人之所同惟聖賢則能以道勝欲故大禹絕旨酒而不御晉文推南威而遠之楚莊盟強臺而不登晉楚之君雖未可與大禹同年而語然勇於自克亦可尚也齊桓雖知厚味之亡國而竄任易牙至於終身卒以召亂是自言之而自蹈之也物欲之戕人至為可畏惟人主一以大禹為師推惡酒之心以御群物而深戒齊桓之不勇其庶矣乎

楚靈王為章卒名之臺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

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義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夫國君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

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吾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真德秀曰伍舉之對言皆近理而所謂私欲

弘侈則德義鮮少者充古今之名論也夫私  
欲者人心之發而德義者道心之正二者常  
相水火焉水勝則火滅欲勝則理微靈王惟  
其溺於私欲也是以德義之存者幾希及其  
敗也仲尼聞之曰若古有志克己復禮仁也  
楚靈王而能自克豈其辱於乾谿靈王敗嗚  
呼此非後王之烟監與

秦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  
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  
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以建五丈旗月

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

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

道絕漢抵營室也營室星名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

人乃分作阿房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擲寫蜀荊

地材舍車解馬爲寫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

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胸地名在東海以爲秦東門

立濬曰始皇自并天下以來既築咸陽北阪

上又作信宮及甘泉前殿至是又營朝宮作

前殿阿房役徒刑者七十餘萬人所以爲此

者豈非欲爲終身安樂之地以貽子孫千萬

大業行錄卷之二

七

年無窮之業哉卒之身死沙丘曾不得以正  
終於牖下僅及再傳付之楚人之一炬亦何  
用苦生靈為哉後世人主亦可以鑑矣

漢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事曰秦起咸陽而西  
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  
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  
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  
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後世謂秦為馳  
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道廣  
五十步三丈而樹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為馳道之麗至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托  
足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  
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加焉

臣按始皇之無道極矣原其所以至此者  
蓋亦始於驕秦之一念禹之功德與天地  
並猶不敢自滿卑宮惡衣天下後世稱聖  
始皇以詐力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  
過五帝天下不以為聖而自以為聖其驕  
傲甚矣於是窮侈欲縱淫暴焚書坑儒無  
所不至而至於亡其禍皆自驕之一字中

來故孔子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又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豈非以驕者萬惡之源也與然豈獨秦也自夏桀商受以來喪亡之禍靡不由此後世人主不可不察

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夏至咸陽謂趙高曰人生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陛下嚴法而刻刑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

則高挾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僇死李斯數欲請諫二世不許而責問斯曰彼賢人之有天下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吾欲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斯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申子曰有天下而不忍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行督責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術行督責

之道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務苦形勞身以身徇  
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且夫節儉  
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  
之人間去聲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  
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與娛同廢矣故明主能外  
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則身尊而  
勢重也書奏二世悅行督責日嚴稅民深者爲  
良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  
日積於市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有材多力之士五萬  
人屯衛咸陽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山

### 東蒙傑並起而亡秦

臣按自古人主之欲肆逸樂者亦不能自  
縱必有姦諛之臣逢迎而贊導之然後乃  
得以逞其志焉姦臣之所以爲此者蓋欲  
迷主於荒淫逸樂而自保其寵祿也然君  
旣以此而亡身喪國臣亦安得以獨保其  
寵祿乎秦未亡而李斯趙高先夷三族亦  
何利益之有哉斯高之言排堯禹之兢業  
而導之以桀紂之淫暴所謂一言而喪邦  
者也臣故表而出之以爲萬世爲君臣者

之戒

陳後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  
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懸楣欄檻  
皆以沉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  
內有寶床寶帳其服玩瑰麗古所未有每微風  
漸至香聞數十里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  
植奇花異卉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  
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  
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  
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羨諸妃嬪之容

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朝以此爲常是時隋兵臨  
江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玉氣在此齊兵三來周  
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邪孔範曰長江天  
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帝  
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技縱酒賦詩不輟

臣按甚矣逸欲之溺人也是時隋兵四集  
旋旗舟楫橫亘數千里危亡之勢迫於朝  
暮而陳主猶恬然不省奏技縱酒譬如燕  
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突決棟焚而  
不知禍之將及已也吁可哀哉

隋煬帝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  
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  
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  
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  
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  
剪綵爲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  
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  
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敬羞精麗相高求市恩  
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  
遊曲於馬上奏之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

餘房各盛供帳實以羨入日令一房爲主人帝  
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  
餘人亦常醉

真德秀曰武王之數紂曰暴殄天物蓋凡物  
皆天產也暴而殄之則獲罪於天矣漢武以  
土木被文繡議者以深譏之況於苑囿之廣  
卉木之多以人爲而奪造化不知歲之所耗  
者幾百千萬匹而虛杼抽之力者幾百千萬  
工雨淋日炙不能旬月而又易之矣當是時  
天民之窮而衣不蔽體者何可勝數而煬帝

乃以有用之繒帛委之溝壑草莽中一不之  
惜暴殄甚矣上帝安得而不震怒下民安得  
而不離畔乎其致江都之禍宜也

唐太宗謂侍臣曰示飾宮宇遊賞池臺帝王之  
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之所欲者放逸百姓  
所不欲者勞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  
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勞弊之事誠不  
忍施於百姓魏徵曰陛下每節已以順人臣聞  
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已者亡隋煬帝志欲無  
厭唯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營造小不稱意則

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  
至亡滅此陛下所目見為其無道天命陛下伐  
之上曰公言甚善非公朕安得聞此言  
太宗又言曰往者初平京師宮中羨女珍玩無  
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兼東西征討  
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朕所目見故  
夙夜孜孜唯欲清淨使天下無事夫治國如栽  
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君能清淨百姓何得  
不安樂乎

臣按煬帝之奢縱如彼太宗之清約如此



天命之去留生民之休戚國祚之短長皆  
決於此矣

宋徽宗崇寧中帝頗垂意花石蔡京諷朱冲密  
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  
歲增加貢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舻相銜於淮汴  
號花石綱置應奉局於蘇州命冲子勛領其事  
勛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  
是搜叢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  
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之加  
封識焉指為御前之物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

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  
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焚夷之  
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賣子女以供其  
須斲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  
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  
揭所貢累其上篙工施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  
道路以目相視是時蔡京託紹述之名紛更法  
制貶斥群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  
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言及前朝惜財息費  
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寧欲度前規而侈

後觀及彗星見帝悟其姦免京為中太一宮使  
帝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為異聞謂有珠星璧月  
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家  
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及闡林靈素之言復於  
景龍門對景暉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  
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  
以美材為榑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  
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  
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臣按人主之侈欲非一端或以聲色或以

崇飲或以貨利或以遊畋或以宮室或以  
奇技異物所好雖不同而同歸于亂亡殷  
監不遠尚不知戒吁可惜哉宋業之隆百  
年升平仁深澤厚海內殷富是皆祖宗恭  
儉之效逮至徽宗昧於持盈守成之道一  
萌驕泰之念不能防遏初既喪志於花石  
尋又蠱心於道教勞弊天下遂失人心安  
得無靖康之禍乎然人主之侈欲未有不  
由奸諛之臣導之也胡亥之縱欲流蕩趙  
高李斯導之也湯帝之荒淫迷亂裴益虞

世基導之也微宗之玩物昏惑蔡京蔡攸  
導之也臣故曰人主如有逸欲之戒莫惡  
於親賢遠姦蓋姦邪屏斥而忠賢在位則  
必能盡輔翼之道而引君當道矣安有逸  
欲之敗乎惟

聖明深省焉

以上戒驕泰之失

中庸九經衍義別集卷之十二 終

